

公园城市建设背景下花境在成都的应用

赵春春¹, 严琦², 吴玉兰³, 杨丽琼^{1*} (1.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2. 四川天府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四川成都 610000; 3. 四川昱泽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 介绍了成都的花境发展背景, 并从花境类型、花境植物种类 2 个方面分析了花境在成都的应用现状, 从体量与株型、色彩与季相、多种要素搭配 3 个方面, 阐述了花境应用手法, 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公园城市; 花境; 营造手法; 花境应用; 成都

中图分类号 S68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9-0093-04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3.09.02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ower Bord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 Park City

ZHAO Chun-chun¹, YAN Qi², WU Yu-lan³ et al (1. Chengdu Agricultur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1130; 2. Sichuan Tianfu New Area Park Urban Construction Bureau, Chengdu, Sichuan 610000; 3. Sichuan Yuze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Co., Ltd.,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flower border in Chengdu,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flower border in Chengdu from two aspects: flower border types and flower border plant types,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techniques of flower border from three aspects: volume and plant type, color and seasonal phase, and multiple element colloca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 words Park city; Flower border;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lower border application; Chengdu

公园城市的概念是 2018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四川时首次提出的, 明确要突出公园城市的特点。在积极推动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中, 以生态价值的体现为核心, 全面塑造“青山绿道蓝网”的城市空间形态, 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和天府绿道体系等建设项目为契机的新的城市综合价值体系区域的建设, 旨在诠释城市建设中如何模糊主体功能区的城市边界, 实现城市与自然交融生长, 塑造“园-城-人”和谐共生的公园城市美丽格局, 升级构造“山-水-林-田-湖-城”生命共同体, 从而更进一步实现生态、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价值的体现。

花境(flower border)历史悠久, 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村舍花园, 由多种花卉构成, 甚至含有蔬菜、药草等的混合种植, 没有规范的形式。狭义的花境具有自然性、边界性和草本性等基本属性, 而随着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花境出现在各种类型的城市绿地之中, 表现植物的特性, 美学的要求, 还原植物组合本身的野趣意味, 诠释植物群落的四季自然之美的园林植物应用形式, 强调自由散布生长。同时, 花境具有一次投入多年观赏的特点, 符合现代节约型园林和尊重自然、重视生态的可持续园林理念^[1]。花境的应用既是现代人们追求回归自然的体现, 也符合生态城市建设对植物多样性的要求^[2]。笔者分析了花境在成都的营建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期在城市植物景观建设中花境的应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成都花境发展背景

成都地处我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

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优越的自然资源, 良好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文化资源, 使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具备特有的基础和绝对的优势, 也为花境的营建和发展创造了极佳的自然本底。

花境景观起源于 18 世纪的欧洲, 杭州于 1990 年开始尝试花境在城市绿地中的营造, 2001 年起上海着力推广花境^[3]。近年来, 成都在各级各类活动的举行中, 特别展开了专门针对花境景观的各种比赛, 大力推动了花境在成都的普及和发展。例如, 为深入践行宜居公园城市理念, 建设美丽成都, 结合天府迎春赏花节, 举行了“花漾蓉城-成都花展高新区花境展区营造项目比选活动”“文化公园大学生花境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等。与此同时, 恰逢 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办, 为深入推动“爱成都·迎大运”城市共建共治共享行动, 为市民提供更优体验, 展开了有“爱成都·迎大运”公园城市花香原境竞赛活动、“花重锦官城, 花漾青春季”成都大学生主题花境设计大赛系列活动等。这些比赛都将优秀作品落地施工, 既为成都塑造了亮丽的名片, 也是深入实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建设示范区的成功探索。

2 花境在成都的应用现状

2.1 花境类型 与国外的花境常应用于私家庭院和部分公园不同, 成都花境景观应用频率从高至低的场所依次为绿道、公园、高档居住小区、街头绿地、私家庭院, 在单位附属绿地也开始有少数应用。按照花境布置空间位置划分, 花境景观分为以下几种。

(1) 林缘花境: 以原有的树林为背景, 在其前方布置的花境。通常是单面观赏花境, 在树林与前景草坪之间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过渡景观。

(2) 路缘花境: 沿道路走向布置花境, 根据场地条件, 可单侧布置, 也可在两侧布置对应式花境, 形成夹景, 游人可随时驻足近距离欣赏^[3], 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郊外乡野的大自

基金项目 院级一般项目“乡村旅游视域下的乡村植被景观建设”(20ZR206)。

作者简介 赵春春(1983—), 女, 四川南充人, 高级工程师, 硕士, 从事园林植物、园林景观设计与工程管理研究。*通信作者, 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 从事园林植物景观设计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6-05; **修回日期** 2022-07-14

然中,如成都麓湖红石公园沿主路布置的路缘花境(图1),给游人带来了别有的意趣。



图1 成都麓湖红石公园路缘花境

Fig.1 Curb flower border of Chengdu Luhongshi Park

(3)入口花境:在公园出入口处,空间相对开阔的集散广场布置花境,起到极强的展示效果,也是整个景区形象的代言和景观展开的序章,同时也发挥了科普作用。如2020年成都文化公园东门入口广场处布置了一处“山水盆景”景观效果的花境(图2),尤其是利用苔藓类植物营造出青山效果,配以置石,再加之喷雾装置的气氛营造,仙气满满,让普

通游客都能读懂花境作品的意境,对整个公园的形象提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图2 成都文化公园东门入口广场花境

Fig.2 Flower border at the entrance square of the East Gate of Chengdu Cultural Park

(4)草坪花境:依托草坪的开阔大空间作为本底,将花境精心布置其上,打破草坪的单调,丰富景观。如成都文化公园樱花园中的2处混合花境(图3),将之前乔木樱花(*Cerasus sp.*)+混播草坪的2层植物配置形式的单调打破,弥补了中间层次的景观,形成了高、中、低的植物景观空间。



图3 成都文化公园草坪花境

Fig.3 Lawn flower border of Chengdu Cultural Park

(5)滨水花境:在湖面或湿地的自然驳岸边缘区域设置,利用水生植物营造滨水野趣的植物景观效果,同时起到水体保护的生态效果。成都大多数湿地景观都营造了滨水花境(图4),如成都高新区南部的新川之心中央公园,在湖面靠近驳岸边的近水区域配置再力花(*Thalia dealbata* Fraser)等水生植物花境。

2.2 花境植物种类 经调查,成都城区范围内应用的花境植物草本及花灌木植物涉及53科127属,其中运用最多的

前10位依次为菊科(Compositae)(34种)、唇形科(Labiatae)(25种)、禾本科(Poaceae)(16种)、百合科(Liliaceae)(11种)、木樨科(Oleaceae)(9种)、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9种)、蔷薇科(Rosaceae)(8种)、马鞭草科(Verbenaceae)(7种)、龙舌兰科(Agavaceae)(7种)、柏科(Cupressaceae)(7种)(图5)。

灌木61种,隶属25科41属,占28.8%;多年生草本植物116种,隶属32科70属,占54.7%,其中禾本科观赏草应用

大幅增加,有 9 属 15 种;一、二年生植物 25 种,隶属 12 科 23 属,占 11.8%;另还有少量的小乔木,占 4.7%(图 6)。从图 6 不难看出,多年生草本植物在花境中占有主导地位。可见大

多数花境采用了宿根花卉+花灌木,应适当填充一、二年生草本花卉的配置方式形成混合式花境。



图 4 成都市湿地公园滨水花境

Fig. 4 Waterfront flower border of Chengdu Wetland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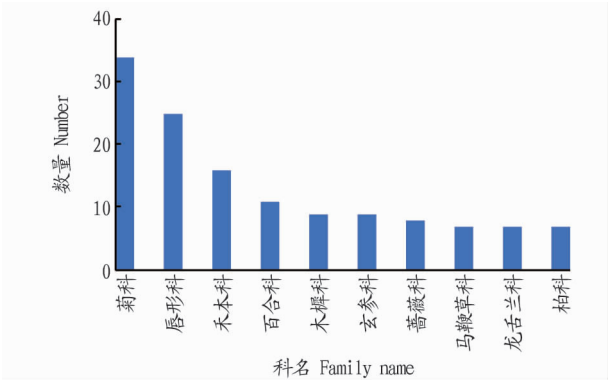


图 5 成都地区常用花境植物种类

Fig. 5 Common floral plant species in Cheng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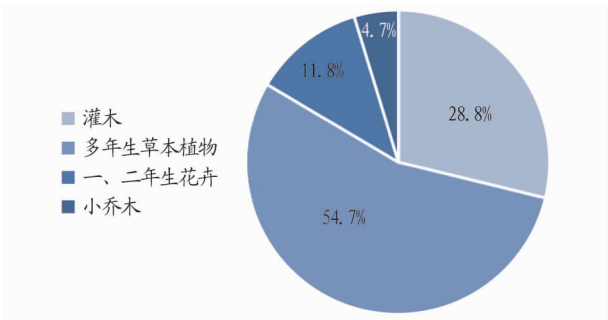


图 6 各类型花境植物占比分析

Fig. 6 Analysis of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flower border plants

3 花境应用手法

3.1 体量与株型 在单面观赏和对应式花境的布局中,大致分为前景植物、中景植物和背景植物。按照观景视线的高低关系,前景植物较为低矮,通常选用匍地类地被或草本,也可以作为花境的打底,如景天科的金叶佛甲草(*Sedum lineare*

Thunb),有时会使用少量的一、二年生草本花卉。中景植物稍高,高度在 40~80 cm,花境的骨架植物大多在这个层次。背景植物则更高,也可以场地原有的植物条件作为背景。双面及多面观赏花境中间选用较高的植物,周围的植物依次降低,布置出层次。斑块状花境采用的大多数植物保持自然的丛状形态,线型或圆锥形特征的植物的应用,可以得到聚集视线焦点的效果,如鼠尾草(*Salvia japonica* Thunb)、羽扇豆(*Lupinus micranthus* Guss)、毛地黄(*Digitalis purpurea* L.)等。

3.2 色彩与季相 园林植物是有生命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植物构成的园林空间、景色和季相等都会有很大的变化^[2]。花境给观赏者带来的最直观的美的感受就是色彩^[4]。在色彩搭配上,根据观赏部位花、叶、果、枝呈现出来的颜色不同,在构图时充分利用色彩的调和与对比,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绚丽而协调的效果。

花境营造的难点是维持花境较长的观赏期和较强的季节性景观效果,选用在不同季节开花且花期较长的植物搭配,有利于花境观赏期的延长^[5-6]。常绿植物仍作为花境稳定的结构性植物,而非常绿植物可体现出不同的季相变化,丰富季相效果。

3.3 多种要素搭配 花境作品中精心点缀置石,或在设计营建阶段结合场地中原有的山石,能为主题起到辅助作用。植物与山石的组合,形成软硬线条的互补,提升了景观吸引力^[7]。为了主题或是作品意境的需要,还利用了白色或黑色砾石、陶粒、树皮等地面覆盖物,营造河流溪涧的写意效果,增添观赏趣味,同时也增添了游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在花境作品中配合景观小品可以起到烘托主题的作用,尤其是在为了突出即时效果的展示花境中。在成都公园城市建设或 21 届世界大运会系列活动中,大多数花境作品的设计都选用

了更易突出主题的构架或摆件等园林小品进行点缀(图 7)。



图 7 花漾蓉城成都花展实景

Fig. 7 Realistic view of Chengdu flower exhibition in Huayang Rongcheng

4 建议

4.1 吸收其他城市花境营造技术和经验 国内花境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成都的花境景观起步稍晚,正好可以多学习起步更早的城市进行花境营造的技术和经验,如上海、杭州、北京、广州等城市花境建设的成功经验。成都以开放的心态、积极的态度、无限的热情,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好机遇,把握住成都大力展开公园城市建设的契机,将花境营建推向新的高度。

4.2 提升设计、施工和养护管理技术 园林工作者们一直致力于植物景观提升的探索中^[8],但目前由于地方发展程度不同,各方面都有待共同提高。加强花境师的设计水平及提升施工技术,希望能有更多的各级各类培训、交流、会议研讨等活动,推动整体水平的提高。同时花境师自身还要不断加强学习,尤其是对花境植物材料的认识要继续拓宽,对自然式布置的理解要更加深刻,兼顾花境景观效果和成本控制^[9]。

4.3 强化对花境设计营造的推陈出新 花境从设计到施工再到景观呈现需要留足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给植物进行舒缓、生长,最终才能达到稳定结构和最佳观赏效果。要接受种植块面间的停留空间,既可以便于欣赏者近距离感知花境,又便于养护操作^[10]。要加大对花境的科普宣传,加深加强人们对花境的认识,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要从根本上接受花

境早期建成的状态。

总体而言,在新思维创新浪潮的建设中,花境的发展是否可以向新奇特方向探索,开辟如芳香植物花境等专类花境,让游人充分享受视觉和嗅觉体验。随着人们对花境的认识、熟悉、喜爱研究,结合时代的发展,技术的更新,会涌现出更多的新理念、新想法、新创作,推动成都花境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AKBAR K F,HALE W H G,HEADLEY A D. Assessment of scenic beauty of the roadside vegetation in northern England[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03,63(3):139-144.
- [2] DANIEL T C. Whither scenic beauty? Visual landscape quality assessment in the 21st century[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01,54(1/2/3/4):267-281.
- [3] 陈志萍,夏宜平. 浅论花境景观的设计框架与配置案例[J]. 贵州农业科学,2008,36(1):131-133.
- [4] 胡隼,柴红玲,余璐. 丽水市花境植物应用分析[J]. 北方园艺,2018(20):100-105.
- [5] 刘丹丹. 中外园林花境营造比较与发展趋势研究:以杭州为例[D]. 杭州:浙江大学,2016.
- [6] 张妮,沈一. 花境在成都市城市景观中的应用现状及设计方法探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5,43(16):183-184,186.
- [7] 刘慧,朱建,王嘉楠,等. 合肥环城公园植物群落结构动态变化[J]. 生态环境学报,2017,26(8):1284-1291.
- [8] 潘夏莉,王晨晖,王小德,等.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区花境应用调查与分析[J]. 浙江林业科技,2018,38(3):65-70.
- [9] 罗造,张芬,周厚高. 广州地区花境植物资源初步研究[J]. 广东园林,2012,34(5):52-55.
- [10] 舒婷婷,陈夕雨,胡永红. 辰山花环,四季乐章:上海辰山植物园大尺度花境的探索[J]. 中国园林,2015,31(7):52-58.
- [11] 闫淑君,洪伟,吴承祯,等. 丝栗栲种群生命过程及谱分析[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2,8(4):351-355.
- [12] 曲仲湘,吴玉树,王焕校,等. 植物生态学[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 [13] 何亚平,费世民,蒋俊明,等. 不同龄级划分方法对种群存活分析的影响:以水灾迹地油松和华山松种群生存分析为例[J]. 植物生态学报,2008,32(2):448-455.
- [14] 茹文明,张桂萍,毕润成,等. 濒危植物脱皮榆种群结构与分布格局研究[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7,13(1):14-17.
- [15] 洪伟,王新功,吴承祯,等. 濒危植物南方红豆杉种群生命表及谱分析[J]. 应用生态学报,2004,15(6):1109-1112.
- [16] 江波,周先容,尚进,等. 中国特有植物巴山榧树的种群结构与动态[J]. 生态学报,2018,38(3):1016-1027.
- [17] 陈应江,袁从军,李晓芳,等. 贵州楠杆自然保护区楠木种群动态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9,47(14):122-125.
- [18] 江洪. 云杉种群生态学[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7-13.

(上接第 92 页)